

JING TING SONG FENG HAN

静听松风寒

闵人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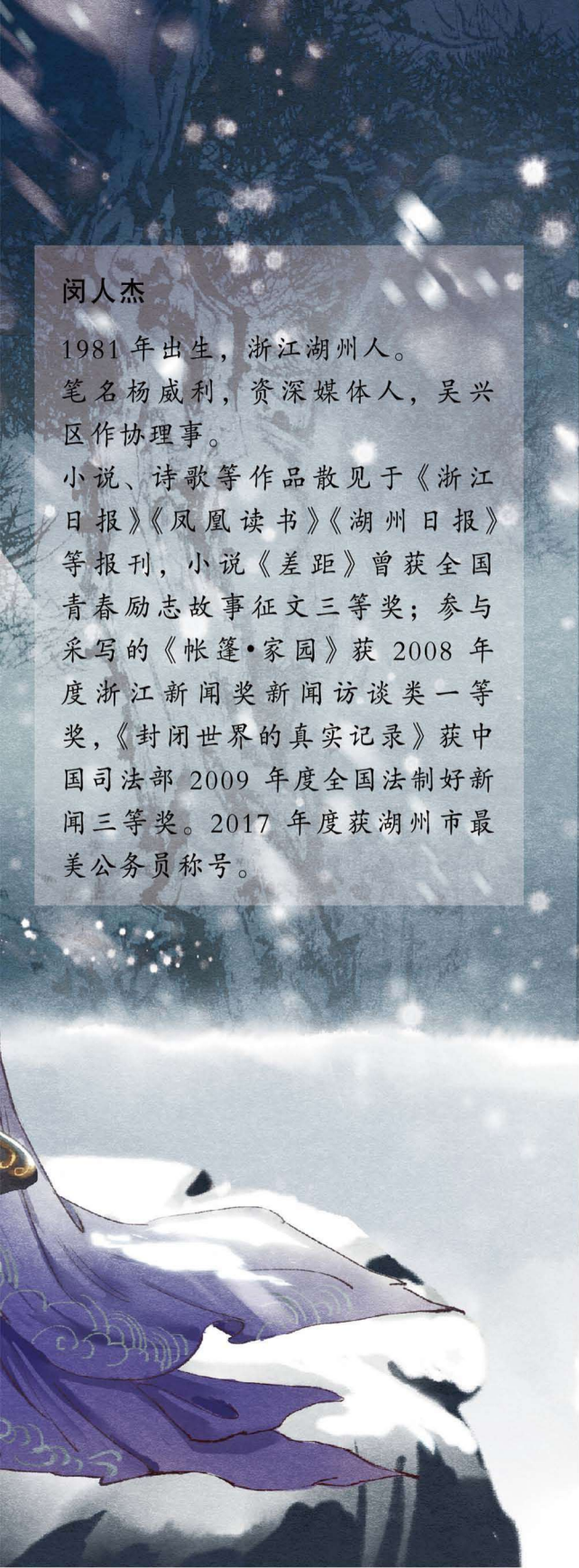


武侠小说与民间野史
交融的新秀之作
开启传统武侠继承与创新的

新纪元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闵人杰

1981 年出生，浙江湖州人。

笔名杨威利，资深媒体人，吴兴区作协理事。

小说、诗歌等作品散见于《浙江日报》《凤凰读书》《湖州日报》等报刊，小说《差距》曾获全国青春励志故事征文三等奖；参与采写的《帐篷·家园》获 2008 年度浙江新闻奖新闻访谈类一等奖，《封闭世界的真实记录》获中国司法部 2009 年度全国法制好新闻三等奖。2017 年度获湖州市最美公务员称号。



尔虞我诈的皇权世界
步步惊心的江南之旅
刻骨铭心的决绝爱恋
精彩绝伦的仁者传奇



一横空出世惊天神器，
缔造别样历史旷世传说。
不为人知的血腥过往，
荡气回肠的仁者悲歌。

上架建议 小说·武侠

ISBN 978-7-5178-2983-6



定价：38.00元

一架横空出世惊天神器，缔造别样历史旷世传说。

静所

松风寒

闵人杰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杭州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听松风寒 / 闵人杰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178-2983-6

I. ①静… II. ①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4335 号

静听松风寒

闵人杰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 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9.5

字数 123 千

版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2983-6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

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这大概是我对人杰兄的第一印象，幽默睿智、博学多才。人杰兄是我们湖州吴兴区作家协会的理事，虽然身在工作忙碌、做事严谨的政府机关，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追求文学梦想的脚步，不懈的坚持和学习的积累，硬是利用了节假日和日常空余时间常年在各大杂志报纸发表文章。近不惑之年，他因学琴而产生了灵感，写就了一部《静听松风寒》。此书讲的是唐大和二年，传言一把唤作“搜魂琴”的古琴，藏着一个惊天秘密。一时间，江湖上刀光剑影、烽烟四起，各路英雄竞相争夺搜魂琴的故事。

湖州自古便人杰地灵，从古至今立足于文坛和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数不胜数，但鲜少有描写湖州的，人杰兄就是这鲜少中的一位。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因此他用武侠的元素作为贯穿小说全文的道具，融合湖州本地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讲述了一个关于湖州的故事。其中，他对于湖州这片土地的热爱和了解，让我也自愧不如，不禁想起著名诗人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有这一份深沉才得以让《静听松风寒》一书问世。

最后，感谢人杰兄的邀请特此写序，寥寥拙字望无负其之美意。

茅立帅

2018年8月30日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无心救弱女	001
2. 初识佳人音	004
3. 复救落水女	009
4. 盟十年之约	015
5. 初遇杜秋娘	019
6. 意外得金兰	027
7. 初上金盖山	031
8. 大意失名琴	038
9. 闺房夜惊情	044
10. 仇李俱夺琴	049
11. 天牢险求生	054
12. 情根已深种	059



目
录



25. 皆事有去处
24. 明月照沟渠
23. 香消玉殒何
22. 相逢方一笑
21. 生死亦欢苦
20. 萧疏鬓已斑
19. 纤纤绕指柔
18. 风雨欲来袭
17. 真情留不住
16. 抽丝须剥茧
15. 琴痴人亦痴
14. 旖旎两相宜
13. 终是女儿身

124 120 116 112 109 106 100 096 092 088 083 078 073

32. 依依自逍遥
31. 相煎何太急
30. 漠北有三狼
29. 年少莫轻狂
28. 寥落意多违
27. 仗剑为红颜
26. 三月下扬州

142 139 137 135 133 130 127



目
录

楔子

唐 湖州 杼山妙喜寺 皎然塔 月下

“放下琴，留下曲谱，我们不为难你。”说话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出家人，他右手托着一个钵，左手自然下垂。出家人身旁站着各色人等，把一个男子围在塔上。

“哼！”皎然塔上的男子一袭白衣，傲然而立，从鼻子里哼出的音如炸雷般响彻四周——“大师出家人，也为了阿堵物来要我的命？”

皎然塔位于杼山山顶的最高处，与陆羽墓相望。塔以青砖修建，高约两丈，塔基为八边形倒扣莲花缸，塔身为一正八棱柱。说话的男子正站立于塔顶，只见他从背上取下一把古琴，将包裹着古琴的褐布揭开，龙池上方篆刻着“搜魂”两字。

古琴一出，四周瞬间寒气密布，风也似乎凛冽了不少。男子环顾四周，朗笑道：“了缘大师，我学琴二十年，略有所成，但仅以琴悦己，从未大开杀戒。偶然遇些宵小之辈，也从不脏了这架好琴，今日诸位为了虚名虚利苦苦相逼，看来难免血溅五步、玉石俱焚！”

名为了缘大师的慈眉善目的出家人跨前一步道：“出家人不打诳语，施主何必执迷不悟，老衲此来不为名，也不为那阿堵物，只为了还故人一个念。”说毕，了缘大师环顾四周，“老和尚既然答应了施主，自然是护得施主周全，只要施主留下东西，老衲为施主做主，让施主自行离去”。

“可笑，我的东西何须要你！来！做！主？！来，来，来。”

说了三个“来”，男子刹那间盘腿坐下，将搜魂琴轻轻置于双膝上。



楔子



双手迅速抚过琴弦，神色中，竟有一丝落寞。

见男子坐下抚琴，四周的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众人莫慌，运功封闭听觉，身心合一，才不致堕入幻境。”言毕，了缘大师也随即坐了下来。

“封闭听觉就有用？”男子冷冷一笑，“这一路来还是没接受教训吗？”男子轻手拨弦，琴音绵绵，如蜻蜓点水，波澜不惊，这是一首隋朝琴师贺若弼的《清夜吟》。

“竟敢弹奏前朝琴曲，真是欺我大唐无人。”怒骂间，一人从塔下飞蹿而上，出手如电来抓男子弹奏的手腕。

“下去！”男子一声暴喝，左手轻触九徽，右手连续挑、勾，一股接一股气劲从琴弦射出，层层叠叠奔那人而去。

蹿上来的那人只得侧身躲避，奈何气劲太多，不一会儿工夫便中了一指劲掉下塔来。

“钟掌门，暂且一旁歇息，让我等师兄弟来。”说话间四个道士占据四面方位，手持长剑扑向男子，电光火石间便交手了十几个回合，男子一边操琴弹曲，一边用琴弦指劲与四人拆招。这时，只见了缘大师忽地站起，一声暴喝——“喝！”，在场众人心中仿佛都有一记闷雷炸响，刚刚还浑浑噩噩的不少人，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大家一起上，不用跟他讲道义。”刚才被打下来的钟掌门招呼一声，又要往上冲。男子的神情落寞了几分，又似在自言自语：“答应你不胡乱杀人，但是他们硬要找死，我又能有什么办法。”一瞬间曲调发生了变化，男子双指扣弦，随着音节的变化，寒风四起，月色似乎更黯淡了几分。男子拨弦，琴声幽幽，在这般的月色下，当真是绝美。只是绝美之中，是无尽的杀意。男子四指齐下，急切地拨弄着琴弦，时而粗犷，有着大开大合之势；时而柔弱，如同情人在耳边喃喃低语。一张一弛之间让四周的人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搜魂。”钟掌门怪叫着抚胸而倒，人群中不少人接二连三地倒下，只有区区五六人还在硬抗琴声。突然琴声戛然而止，抚琴的男子一

口鲜血喷在了搜魂琴上。

“终于发作了，这药下的是十人份的，就是一头牛，也早就该倒下了。”皎然塔对面就是杼山妙喜寺，从那个方向的石阶上一瘸一拐地远远走来一个瞎了一只眼的瘸腿小沙弥，“施主真是人中龙凤，可惜我虽是一个又穷又残的出家人，但是六根不净，不仅喜欢阿堵物，更喜欢你的琴”。看到这个小沙弥，剩下的五六人虽然满心戒备，但看他明显是让那男子着了道，便自然把他归为自己一边，但却听得他一边走一边喊：“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言毕，那剩下的五六人仿佛见到鬼一般，扭头便走。小沙弥也仿佛没见到那些人一般，还是死死地盯着男子。

男子嘴角淌着血，眼神有些暗淡：“人言风满楼楼主手下有一眼、二鼻、三嘴、四耳，阁下就是众生眼吧。”小沙弥“呵呵”一笑：“既然知道是我，就死吧。”言未毕，身形已经动了，一阵寒风掠过，小沙弥似一道寒光以迅疾之势直奔男子而去，男子冷眸一凌，疾手拨弦，瞬间数道气劲挡于身前，衣袍被风刮得鼓起，猎猎声不绝于耳。只觉一股漫天寒气袭来，男子的面颊上已然结了一层细密的冰霜，嘴唇瑟瑟发白。寒风已至，只见那手中的搜魂琴竟然光质暗淡，七根弦上先后结出细细白霜。受了阻碍的男子，竟然抵挡不住小沙弥的攻势，他卷着寒风直捣入男子胸口，男子只觉一股苍然寒意漫遍全身，一口夹杂着碎冰的鲜血从喉中涌出，洒得搜魂琴上斑斑驳驳。

一招落败，男子有些沮丧，小沙弥却并未乘胜追击，他笑道：“楼主一定要给你下药，我看不下药，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哪能做不万无一失的生意呢，你说是不是？”看了一眼男子，小沙弥有些慵懒地笑了笑，“不过既然是生意，我却又改变主意了，或者这样更有趣”。

冷风，轻抚着山间，窸窣不已。疏草丛中，虫鸣依旧。月，如钩。清辉之下，皎然塔已然空无一人……



楔子



1. 无心救弱女

大和二年进京驿道上，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飞驰而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清香。赶车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人，戴着偌大的斗笠盖住了半边脸，只看得见微微上翘的嘴角和唇边那颗豆大的黑痣。拉车的黄膘马膘肥体壮，但似乎赶了不少路，跑起来有些踉跄，赶车人丝毫没有让马匹歇歇的意思，皮鞭一次次落下。

“还未到吗？”重重帘幕里传出焦急的男声。赶车人头也不回连连挥鞭：“快了，快了，公子少安毋躁。”

两旁渐渐出现规则的农田，城郭近了，近了。赶车人似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公子，快到城门了。”

“很好。”车里人似乎在抱怨路途太远，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若不是连下了几天暴雨，我们早已经进京了，公子三年前信手所作的一篇《阿房宫赋》，京中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金榜头名早是囊中之物，早去晚去都是一样。”

“天下之大，能人辈出，你可切记，绝对不可妄自尊大，否则后悔莫及。”赶车人皱了皱眉头无言以对，只得对黄膘马猛力又挥了一鞭。马车飞驰，马蹄踏过一片水坑，飞溅的泥水还未落地，马车已然驶出老远。突然，前方被一群黑衣人围住的一辆马车挡住了去路。装饰华丽的马车速度很快，几乎撞到了那群黑衣人，但是在距离被围的马车几丈处硬生生停了下来，赶车人用自身臂力拉住了狂奔的黄骠马。

“看什么看？大爷们正在办事，你们绕道而行吧。还看？小心大爷们挖了你这对招子。”装饰华丽的马车差点撞上了一个黑衣人，而这个黑衣人竟骂骂咧咧地向马车走来。

赶车人什么也不说，笑眯眯看着他。黑衣人恼羞成怒：“你听不见



吗？难道要大爷亲自来教训你？”黑衣人伸手想抓赶车人的手腕。赶车人一抬腕，马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黑衣人面颊。“啊！”黑衣人怪叫着飞退，脸上留下了一道红印。

一个为首模样的人一皱眉头，朝赶车人一抱拳：“我这位兄弟不懂规矩，还望见谅，阁下还是另换一条路，不要碍着我们兄弟办事。”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金牌朝赶车人晃了晃。

“山雨欲来风满楼。”金牌上雕刻着一栋风雨中的华楼，赶车人的心里紧了一紧。这是江湖中新近崛起的一个杀手组织，近来做过不少名动长安的案子，楼里龙凤榜排名靠前的人几乎都上了长安城通缉榜。“风满楼”名字取自武后朝宰相许圜师六世孙许浑的诗句，因此也被人传乃是朝廷排除异己的秘密组织。

“你那套吓江湖人的吓不倒区区，区区不是江湖中人。”说话间帘门轻挑，走下车一个玉面书生。书生一袭白衫，手持一把折扇，看上去非常斯文，眉宇间却透着一股傲气。赶车人连忙紧跟其后跃下车来。

为首的黑衣人有些惊愕，没想到有人看到风满楼金牌竟然不退反进。“阁下何必做无谓的争执呢？不是江湖人，不管江湖事！”

玉面书生朝黑衣人围着的圈子里看了看，马车旁一个老者把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挡在身后，小女孩似乎躺在地上昏迷不醒，而持剑的老者靠着马车有些吃力，血水和汗水迷蒙了双眼。书生突然笑了：“区区就是爱管闲事，阁下这么多人欺负一老一小，让人怎能不出手。再说区区有急事进京，这一绕远路可要误了区区大事。”

“朋友看来想蹚这浑水？”为首的黑衣人眼露凶光。

书生悠闲地摇着折扇，丝毫没有理会为为首的黑衣人的问话：“今天区区心情好，把这爷儿俩留下，你们走吧，我不为难你们。”

为首的黑衣人一个眼色，左右各有一个黑衣人手持砍刀扑了过来。只见书生一个转身，两把砍刀双双落空，折扇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却见，两个黑衣人脸上—左—右留下了四道深深的切口，鲜血顿时顺着脸



颊流下。黑衣人怪叫着飞退。为首的那个黑衣人皱了皱眉头：“硬茬子！”

“风满楼的人就这点道行？区区这随便一挥，就给阁下的手下留下了见面礼，真是难得难得！”

书生说着朝为首的黑衣人走了过去。黑衣人站在原地没有动手，突然书生迅速往后跃去，原本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三道深深的沟壑。

“朋友喜欢打，我就陪陪你，只不过当心别好管闲事折在了这里！”言毕，为首的黑衣人一步步向书生走去，书生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他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了他的行动，虽然他考虑过往左右后几个方位撤步，摆脱那个黑衣人的气场束缚，却生出些胆怯来。书生用力摇了摇头，把这种想法甩到脑后，手持折扇不退反进朝为首的黑衣人冲去，既然左右后三个方位不能撤，那么只能以进为退了。

为首的黑衣人微微一笑，双手挥动，周遭的气犹如活物一般被牢牢掌握在手心，随即抛了出去，书生侧身避过锋芒，但是气劲夹杂着风劲雷霆而来，躲开了锋芒却避不开风刃的切割，书生感到左右手臂火辣辣地疼，扭头一看，已然血肉模糊。

“既然管了，朋友就留在这里吧。”正说着，为首的黑衣人主动朝书生冲来，一道鞭影如灵蛇般从天而降。赶车人侧身让过书生，挡在为首的黑衣人面前：“阁下跟我过两招吧。”为首的黑衣人躲过赶车人的攻势，闪电般的双手夹着气劲打在他卷来的鞭子上，把他震退了好几步。那赶车人好不容易站定，汹涌的愤怒瞬间被点燃，将鞭子卷成一个漩涡，要将那为首的黑衣人吸进去。黑衣人却不慌不忙地将双手一旋，尽数将他的攻势破解。

渐渐，赶车人与书生被黑衣人逼到了自己的马车旁，身上自是多处挂彩。为首那黑衣人正要痛下杀手，忽听得有破空之声传来，慌忙往后急退了好几步，站定看时，只见一个与他一般身着黑衣、蒙着面的男子落在他与书生中间，那男子站得松松垮垮，双眼眯成了一道缝，声音也有些懒散：“龙凤榜排名第五的潜龙，嗯，你走吧，这事儿我管了。”言毕

甩了甩他一头乱发，眯缝着眼睛看着那为首的黑衣人。为首的黑衣人刚想发作，突地好像想到了什么，盯着新来的那人看了半晌，艰难地说出一个字——“走”，便再也不管他的手下，一纵身跃入道旁树林消失不见。余下的黑衣人一见首领跑了，纷纷抄起轻功四散而去。

“好强的杀气，你仅凭三尺杀气就击退恶贼，我想这世上有如此气势之人绝不出五人。”书生虽然全身带伤，但并没有伤及要害，与赶车人一起来到书生近前：“今日区区本想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不想反而被兄台所救，不知兄台高姓大名，日后定当重谢。”蒙面黑衣人闻言“哈哈”而笑：“没瞧见吗？我蒙着面自然不想你知道我是谁。要说日后重谢，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当下，救你主仆两人二百两，顺道救了那两人二百两，就给四百两就行了。”说着蒙面黑衣人指了指那边马车旁昏倒的老者和小女孩，对书生说道。书生一脸羞愧：“本当如此，奈何区区并未携带如许银两，只有这二百两银锭和这些许钱。”说着翻出了一串开元通宝。

黑衣人鄙夷地摇摇头：“算啦，两百两就两百两，下次见面我还会来要的。”言毕，瞥了一眼那边倒下的老者和小姑娘，便闪身消失在路边。“公子，为何这般把我们的盘缠都给了他？”赶车人有些愤愤不平。“小黑，你不用气恼，你看这人武功奇高，看他又十分了解风满楼的情况，喜欢钱又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人我们能交上朋友，日后相见自有好处。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他们一老一小如何了。”

在书生的帮助下，老者和小姑娘慢慢醒转过来，见他们醒来，书生便将事情的原委同他们讲述了一遍，当说到自己主仆二人力有不逮，喜逢突然而来的黑衣人时，老少二人竟皆不信。老者“呵呵”笑着：“老朽和孙女遇到恶人刁难，多谢少侠相救！少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愿我等报恩，说是另有高人相救，老朽真是深感少侠高义。”那个小女孩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打斗中回过神来，战战兢兢地躲在老者的身后，一双大眼透露着几分呆傻，显然是被吓坏了。

